

哲人辞世 风范永存

——沉痛悼念本刊名誉主编季钟朴教授(二)

姜廷良(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1978 年我还是实习研究员,我参加两个科研项目,这两个项目被定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重点课题,所以和季院长有些接触。在与季院长的接触过程中,有两方面我感触非常深。第一是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他不仅是定期检查、听取回报,而且一有时间就到实验室来,他熟悉我们课题组的主要工作人员,而且完全掌握了课题的整个进展情况。80 年代初,我曾到国外工作 2 年,1982 年我回国后上班的第 2 天,季院长就找到我,详细介绍了我的研究课题情况,课题进展到什么程度,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作为一个院领导,对于一个具体课题,甚至比我这个课题组长把握得还清楚,而且对下一步的工作都做了安排,确实让我从内心里敬佩。第二,在科研领导工作方面,季院长经常提醒我:你做研究工作,做一个具体课题,应该想到有关的理论问题,考虑到方法问题。1978 年初,我正在做一个肿瘤方面的研究项目,当时有一个全国基础理论学术会议要召开,季院长要我写一篇有关中医药治疗肿瘤基本理论的文章,文章出来后他又仔细审阅,并做了具体修改。在以后的科研工作过程中,季院长还经常嘱咐我说:你要考虑工作方法、技术方法合不合适。这两方面深深地感触了我,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注意这样的问题。

吕爱平(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教授)

结识季院长是在他离休后的 1988 年。一天,导师王安民教授嘱我与其他专家一道将季院长编著的“十论中医生理学与中西医结合”书稿译成英文。对于这个任务,我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季院长能信任年仅 25 岁的我,担心的是能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后,我被折服了。季院长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求实的工作作风、新颖独特的观点,以及对中医生理学和中西医结合思路方法学的研究思想令我钦佩,季院长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神、对青年人的信任与培养,在我以后的工作中,时时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1991 年,我有幸成为季院长的邻居,有更多的机会聆听他有关中医药研究、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以及做人、做事、立言、立德、立行等方面的教诲。他学术渊

博,为人和善,丝毫没有大专家的“架子”。我也逐渐从“倾听”的角色中走了出来,与他平等进行学术讨论,每次他都拿出许多经他批注的有关杂志、报纸、书籍的文章,提出许多问题与我讨论,并且认真进行记录。他的许多科研思路、教育思想,包括科研管理方法,一直指导着我。

后来住得远了,但每次见面他都嘱咐我把从美国和瑞典学到的现代科学技术,充分运用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来。他还经常强调:基础理论研究难度大,要有创新意识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非常关心中医基础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发展。每一次与我们谈话都离不开基础所的研究方向、科研项目的进展等具体科研工作。他经常从基础所的建所背景、基础所老专家的特长等到许多方面指导我们如何组织基础所的科研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化建议。

哲人其萎,风范永存;斯人已逝,精神犹在。季老对中医基础研究的那种期望将激励我终生。

房书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参加悼念缅怀季老院长的座谈会,使我再一次受到震撼和教育。季老院长的高贵品质教育了几代人。今天,我代表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余靖同志,代表副局长李振吉同志,同时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再一次向季老院长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季老院长在我们整个革命斗争中,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中,是一位老前辈、一位长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季老院长到延安参加革命,就开始献身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于中国的卫生事业,献身于教育事业,也献身于中西医结合事业。他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悼念和缅怀季老院长,我认为,他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1)我们纪念季老院长,就要学习他坚定执着的献身精神。他对党、对祖国、对祖国医学事业,对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对中西医结合事业具有深厚的感情,并把自己的一生都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事业,他的名字是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紧密联在一起的,即使在受到误解和挫折的时候,季老院长仍一如既往地中西医结合事业拼搏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2) 我们纪念季老院长,也要学习他科学求实严谨细心的管理作风。季老院长在管理上科学求实的作风,是有口皆碑的,不论在哈医大、卫生部科教司,还是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时,都留下了非常令人感动的事例。在季老院长离休以后,院领导每次去拜望他,他关心的仍是工作,哪个医院哪个同志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你们支持,哪个项目需要你们支持等等,有时比在在职的同志了解的还要细,这对我们在职的领导干部是一笔永远学不完的精神财富。(3) 我们纪念季老院长,要学习他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和诲人不倦的高风亮节。季院长有一个小本本,走到哪里记到哪里。他有一部书稿送到出版社快要出版了,又拿了回来,原因是他又有了新的体会,想进一步充实完善,结果到他去世时这本书尚未出版。这反映了他的治学严谨的精神,对事业的负责精神。季老院长对青年学子非常关心扶持,他经常叮咛要加强对青年人的培养,说这事关中医研究院的科研事业和教育事业。季院长在工作中,在事业上,在待人接物处事上的高风亮节,不是短短的几小时能够讲完的。中医研究院已经决定出版纪念季院长的文集,以教育更多的人,这是件好事。季院长虽然走了,但是他那高贵的品质,对于我们中医药界、中西医结合界、乃至整个卫生界,是永远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把事业搞得更好。

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

季钟朴教授是我至为敬爱的良师益友,和他相处,你会亲切地发自内心地体验到他的自信、真诚和朴实无华,谦虚谨慎、廉洁自律、一身正气的延安老同志一片赤忱。他是我一生受益最多的、让人明理和动情的人生征途上的最敬畏的师长。最近 20 年,他因年长从工作岗位上离休后,我和老伴维养每年春节正月初一必定会去看望他,聆听他那语重心长的教导。据我所知,韩济生院士夫妇大约也是每年正月初一去看望他,我们有时在季老家不期而遇地碰上,并合影留念。季老参加革命以前,曾是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原所长潘菽先生当年曾是他的老师。潘老先生生前曾几次找我看病,我知道了季老每年春节什么地方都可以免去,但一定要给潘老师拜年,看望潘老,这大概就是我国传统文化所讲的春风化雨的魅力吧。

蛇年岁末,我去北京医院病房探望季老,我看监护仪上血压仍偏低,呼吸也略显得急促一些,精神萎顿,维养、大伟和我都不敢停留太久,怕他累了。他深情地看着我,缓慢地吐出四个字:“要多保重”,在这样病重的状态下想到的还是他人。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是最

后的一次会面,真给人留下深深的遗憾。

中央保健委员会迎马年联谊会上,我和主治季老病情的北京医院钱贻简、沈瑾教授讲,季老是我们中国中医研究院大家都非常爱戴和想念的老院长,谈到病情,他们也都说:“太重了。”蛇年除夕,我给季老女儿小梅打电话,说初一下午要去看望季老,不意初一上午小梅电告了季老初一凌晨的噩耗,我和维养只好在初一下午到季老家慰藉季老的夫人李慎同志。马年新春伊始,我把它看作是新年旋律中破碎的一节,令人哀思不尽。

季老对我国中医药事业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十分看重,把它看作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重要部分。他身体力行,言行一致,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创办了中心实验室及中医研究生班等一系列新举措,在继承发展中医药学方面,在全国起到了推动作用。1981 年,他推进中西医结合事业,重视应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发展中医药学,创建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创办《中西医结合杂志》,任主编,促进了中医药走向世界。虽然当时也有种种不同意见,但他坚信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有追求真理的理想,有执着的胆识,毁誉无动于衷,所谓“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一件事一件事地帮助研究人员克服困难,提倡团队精神,完成了“青蒿素发明”、“泌尿系结石中药治疗”、“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研究”等一系列出色的领导工作。季老的风格,说明了季老在工作中身体力行的“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以及“砺剑当磨”的创新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季老的教诲甚多。季老是思考型的学者和领导,善于思考,逻辑思维好,做事左右前后想得都比较周全。我在心血管病中医药治疗研究中每一种思路,他都常从宏观和微观加以指导。整理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他更亲自用电话与故宫博物院领导商洽《清宫医案研究》完稿后,他更亲笔作序,多方鼓励。西苑医院老年医学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成立的中医、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室,也是在他关心下促成的。他说:“这是中医药学的一大优势,一定要从临床和实验两方面切实工作,实事求是地去发展它。”1991 年,我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他还专门找我谈话,说今后还应当多作贡献,才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季老生前的一系列教诲,在我心灵寂寞和惨然时,常常起到催醒的作用,起到导引的作用。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山高水长,人间真情永在,绵绵不尽。季钟朴教授

充满激情的人生,将永远激励我的进步!

庄 鼎(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教授)

作为季院长的晚辈和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我简要回顾一下在季院长对经络研究的关心和具体指导的情况。季院长在任职期间对经络研究付出了很多心血,做了很多具体指导。当时,经络研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社会上对经络研究有不同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针灸研究所不愿搞经络。季院长到中医研究院以后,开始抓经络研究,他深入到我们课题组,了解课题组每一个成员的家庭情况、工作能力、个人的想法及具体工作情况。他经常到实验室检查实验纪录,经常询问非常细节的问题,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得密密麻麻。季院长不但关心具体课题的研究工作,并且直接指导全国性的经络研究。他提出了关于经络研究的指导思想: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使经络研究避开猎奇,走向科学的路线。历次全国经络研究会,季院长都出席,而且进行具体的指导。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循经感传工作得到了大会的表彰。季院长讲:仅肯定现象还不够,还要继续研究现象与临床的关系。季院长抽调我到南开医院,研究急腹症的治疗与经络的关系。还与上海医科大学、上海中医学院合作,在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做了关于哮喘与经络的研究。季院长不定期听取汇报,及时解决困难,使得经络研究进行顺利,取得了中医药管理局的一等奖。他离休后,仍时时关心经络研究。1997 年北京医院和中国医科大学成立认知科学脑成像实验室,季院长得知后,马上告诉我,功能性磁共振脑成像是很重要的,要我去参观学习,后来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合作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这样,使经络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季老是一个能够对科研进行具体指导的高水平学者,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姚乃礼(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

我代表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大职工对季钟朴同志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季院长是新中国医学教育的先驱,在革命战争年代即投身到我国的医学教育中,并为培养我国优秀卫生人才做出卓越成绩。后来担任中国医科大学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卫生技术人员和卫生领导干部。全国解放后,季老调任卫生部,长期主管医学教育工作,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8 年季钟朴教授调中医研究院担任院长。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季院长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学者的远见卓识,严谨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其他领导一道为中国中医

研究院的振兴和发展,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做出了非凡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他领导组建了老中医研究室,加强对老中医经验的整理和研究,举办了中医研究生班,招收了第一批中医研究生,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中医教育纳入研究生教育这一高层次,为继承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发展中医学术,培养新一代名医,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是中医研究院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院党委和季院长的领导下,我院科医教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骨伤科研究所大楼、中心实验室、中医古籍出版社、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等相继建成,恢复建设了各临床医学研究所,形成了比较全面、合理的科医教体系。

季院长是卓越的科学研究的组织家,他以战略的眼光领导我院的科研工作。他指导全院各研究所组建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室,招收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明确了各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制定了研究计划,落实了重大的研究项目。在他的领导下,这段时期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涌现了青蒿素、冠心 2 号、化癥尿石汤、消痔灵注射液等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探索了用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开展科研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进一步完善了学院的科研格局,为我院科研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中医研究院科研工作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季院长离休后,仍然一直关心我院的发展和建设,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院里召开的各种会议,特别是每年召开的学术年会和工作会议,他都要参加,并积极发表各种意见。即使在病重期间,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院里的工作,特别明确告诫我:作为一个科研单位,一是要出人才,二是要出成果,要狠抓科研项目。就是在他去世前 3 天,我陪李振吉同志到北京医院看望他,他虽然说话吃力,仍然向我们谈有关中西医结合科研思路、方法及医学教育的问题。季院长对中医科研教育事业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

我们怀念季院长,就是要继承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努力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当前要认真贯彻江总书记的讲话,处理好中医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积极推进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努力建设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提高我院的科技创新能力,出人才,出成果,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续完 李焕荣整理)

(收稿 2002-03-18)